责任编辑 博雅
版式设计 刘红颖
版式校对 刘芳

雍正和乾隆的文艺生活

朱家溍老先生写《故宫藏美》，不是老先生八卦，是我在字里行间看了些八卦出来。

◀《香妃戎装像》

雍正十二美人图

《雍正十二美人图》的命名经历，就很有趣。这组屏画1950年从故宫库房里发现，最早朱家溍考辨为“可能画的是雍正的妃”，黄苗子据此在上世纪80年代介绍称为《雍正妃画像》；后来很快朱家溍查到内务府档案记录此为“美人绢画”，否掉了妃子的可能，他建议说，可以叫做《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或《深闺静晏图》。最后大家都知道了，这组画的名字被称为最通俗的《雍正十二美人图》。

学术力量有时比不过官员威权。《香妃戎装像》的命名，其实只是接管故宫三大殿时民国政府负责人内务部总长朱启钤一句“这大概就是香妃吧”。据朱家溍考证并求证文物直接经办人曾广龄，这幅画在原始记录上，只写了“油画屏一件”而已。故宫香妃像谬传种种，都是由此演化。

郎世宁奉旨画狗

皇帝任性，也要有任性的本事，如雍正，都知道“四爷很忙”。忙在何处？比如院画，雍正有“叫郎世宁画者尔德狗”的旨意，狗的名字叫者尔德，画好之后，雍正先说画得不错，既而又说“可惜毛儿画短了，再画长一点”。又如烧珐琅，雍正对一对白瓷碗下旨：着将此碗上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着戴临选诗句题写，地章或本色配绿竹，或淡红色。又如珐琅大玉壶春瓶：此瓶上龙身画的罢了，但龙须甚短，足下花纹与蕉叶亦画的糊涂，嗣后再往清楚里画。雍正的确审美好，也关心匠人，对造办处进呈的珐琅器满意了，就曾下旨：里边做活计的匠役赏给好饭吃。

当个“太平王爷”其实最完美，雍正的弟弟怡亲王允祥就是如此。没有政治野心而雅好艺术，成为雍正最信任的兄弟，总理政务之余花了大量心思在造办处，珐琅、雕漆、牙角、家具等器物制作都劳心劳力，宫中紫檀、楠木没货了，还得操心外购采买事宜。宫中档案里无数个“奉王谕”，可见怡亲王多忙。朱家溍又说，凡钤记怡亲王藏印书画，必是精品，管理造办处制品，均精致不俗。可见雍正朝审美好，也不是皇帝一人之力。

乾隆的审美品位

都说乾隆审美繁缛浮夸，其实乾隆本人是不认的。比如当时苏扬进贡的玉器，他就不满意，认为故作玲珑剔透，既俗气又无用：“近时玉工裁花镂叶繁缛，而益粗鄙，每命磨去。兹仿商尊，乃知巧俗之不售而归于朴雅，益审好恶宜慎也。”于是一下玉器雕琢就转向崇古之风了。

又如一些家具风格极类乾隆品位，黑退光漆面镶银母西番花边花梨木桌、彩漆独梃转轴圆桌、染象牙雕流云水晶球座等，朱家溍都认为是乾隆朝的东西，可翻档案看，其实是雍正造的。

宫里最后一场戏

皇上爱听戏，越是国事危难越要听。根据朱家溍查升平署档案，咸丰皇帝被八国联军逼去了热河避暑山庄，天天传戏，咸丰死前两天才停了。等慈禧老佛爷掌了权，更是在升平署之外养了本宫戏班子，并把外班频繁传进，赏银丰厚、挥霍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直到大清朝亡了，末代皇帝溥仪还住在宫里那会儿，仍是继续听戏。1923年是宫里最后一次承应戏，杨小楼、王瑶卿、陈德霖这种当过差的不必说，梅兰芳、余叔岩等新崛起的红角也不能少，连刚刚成名的马连良都赶上了。这次传戏光赏银就发了快八千银元，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三位更格外得了衣料、文玩的赏赐。梅兰芳惊讶于行头道具的奢侈：开场戏跳灵官的灵官铠就是织锦与缂丝的两套，十分靡费，连惊梦用的挑竿绢花灯都“极精致”。转过了年，溥仪就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宫里唱戏的日子就此绝了。

蔡襄书法被偷走

旧时古董商多有高义之风。朱家旧藏《蔡襄自书诗》册曾被家中仆人偷走，拿到与朱家没有来往的古玩店赏奇斋求售，琉璃厂大掌柜们对这些国宝级法帖出处都知之甚详，立即以赃物威胁仆人低价600元买下，倒也放了这仆人走，然后立刻电话同行，将此事转达到朱家。朱父当然感谢，付清600元并另酬1000元拿回。不过大概这也是古玩业自持自律的行业规矩，否则东偷西偷，吃官司难免；再说经此一事就与大客户搭上关系，未来可期。

摘自《新华日报》

张衡地动仪是不是“冒牌货”

张衡地动仪在历史上真的存在吗？它能预报地震还是监测地震呢？我们看到的张衡地动仪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真是假

《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史书上的简短记载后来演变为流传甚广的故事——东汉时期，地震灾害频繁，太史令张衡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探究，于公元132年创造了地动仪，成功监测到了包括陇西大地震在内的多次地震。

一千多年前，张衡是否有能力造出如此高科技的地动仪？检验地动仪神奇的“陇西地震”是否属实？一直以来，各方学者争议很大。

质疑者认为张衡地动仪在原理上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有的甚至认为它根本就不存在。这其中尤以奥地利人雷立柏最为尖锐，他曾撰写《张衡：宗教与科学》，认为中国人对张衡地动仪的情绪是一种宗教式的崇拜，在他看来，地动仪失传了，就说明它不科学、无实用性，没有不失传的道理。

但更多学者相信地动仪真的存在过，因为“如果明确记载的历史都不相信的话，一切历史都会变得虚无”。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师陈天嘉博士认为，张衡地动仪是存在的，而且具有地震监测的功能，但复原工作暂时还没能完成。

到底长啥样

大家关于张衡地动仪的直观印象大多来自于课本中一张形似酒樽，外侧有龙珠、蟾蜍的图片，实际上这个在历史教科书中和科技馆里频繁亮相的地动仪，只是20世纪50年代一位叫王振铎的老先生制作的复原模型。由于存在原理性错误，这个复原模型并不能真正进行地震监测。

“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樽，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是《后汉书》中关于地动仪的全部描述。后世的所有研究都是建立在这段文字的基础上。多少年来，学界对于这段记载逐字逐句都进行深入分析，仅其中“都柱”的理解，就产生了“立柱”“倒立摆”“悬垂摆”等多种。

陈天嘉表示，一直以来关于张衡地动仪的研究不少，复原工作也一直在做，但因为古文记载太简略，后人的复原工作面临很多挑战，人们对于地动仪的争论也很多。

复原进行中

1800年前的地动仪什么样？不仅是我们好奇，我们的前辈也很好奇。从100多年前开始，对地动仪的研究和复原就开始了。

近代地震学奠基者、英国人米尔恩，曾经用立柱做过实验。但实验中立柱在受到轻微的震动后就会向四面乱倒，根本不能指示地动方向，后来他提出“悬垂摆理论”。1936年，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历史专业的学生王振铎画出了第一套自己复原的地动仪模型图稿，并在1951年根据“直立杆”模型的工作原理进行推断，做出了张衡地动仪的展览模型，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一模型广为流传，但其真实性和工作原理一直受国内外科学家质疑。

20世纪初，地球物理所研究员冯锐和他的课题组做了大量研究并做出复原模型，但学界对这一版本的模型同样存在质疑，认为其关键之处与原始文献记载不能密合。陈天嘉表示，100%还原难度比较大，目前确实没能实现完全的复原。在陈天嘉看来，科学界对张衡地动仪的研究和复原，历史意义多过现实意义。

摘自《科技日报》